

RESEARCH ARTICLE

女孩适合读博吗：自然科学中的性别不平等

Dr. Control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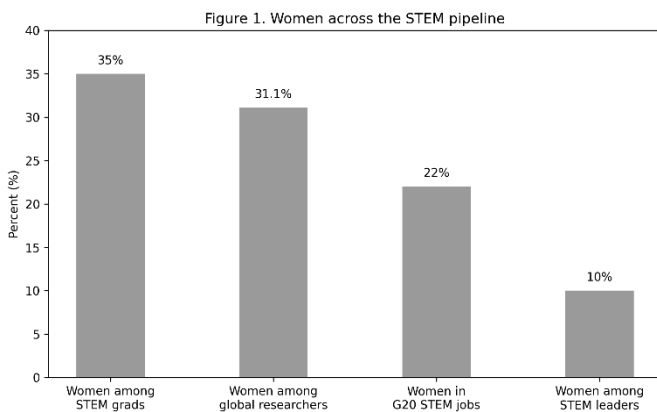
摘要

女性是否适合读博，是否适合当一个研究者？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许是在进入科研培养道路之后，性别差异如何在研究训练、日常互动和职业预期中逐渐显现。自然科学通常被描述为客观、中立和以成果为导向，但谁更容易被视为“适合长期做科研的人”，往往还取决于周围其他人的主观评价、合作机会和对未来生活方式的取舍。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女性虽然已经广泛进入 STEM 教育，但在科研岗位和领导层中的比例仍明显偏低；第二，许多不平等并不以公开排斥出现，而是以更高的证明义务、更低的默认信任和更强的预期表现出来；第三，这些差异在博士与早期科研阶段尤其重要，因为这一时期高度依赖他人评价和资源分配。

1. 引言

“女孩适合读博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到陌生，你很幸运。它常常以关心、建议甚至现实考虑的形式出现，因此很少被直接视为歧视。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分析，不在于它是否粗鲁，而在于它默认了一件事：女性是否适合继续做科研，似乎仍然需要被额外讨论。

女性早已大量进入高等教育，也并不缺席自然科学训练。但如果把视野从入学扩展到职业路径，情况就不一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数据表明，女性约占全球 STEM 领域毕业生的 35%，占全球研究人员的约 31.1%，在全世界主要国家的理工科岗位中女性构成只有 22%，而在管理层中女性约为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从教育入口到职业岗位再到领导层，女性比例不是上升，而是持续下降。



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不是“女孩能不能读博”，而是为什么在已经进入科学训练体系之后，女性仍更难被稳定地保留下来，并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科研主体。

2. 分析与讨论

2.1 差异往往先发生在日常训练里

博士阶段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它并不完全依赖公开规则运行。很多决定未来走向的因素，既不写在培养方案里，也不总能通过量化指标反映出来。谁更容易拿到更好的课题，谁在组会上更容易被认真听见，谁被默认“以后大概能做教授学者”，这些判断常常在论文发表之前就已经悄悄开始了。

一些近年的经验性材料显示，女性早期研究者面对的并不一定是明确的拒绝，而更常是低烈度但高频率的不对称评价。^[1]比如，女性意见更容易被认为“不够可靠”；在会议或组会中，表达异议的成本更高；获得岗位或资助后，还可能被怀疑是因为配额或政策照顾。这样的情形单独看都不算惊人，但它们不断重复时，会改变一个人对自身位置的判断，也会改变周围人对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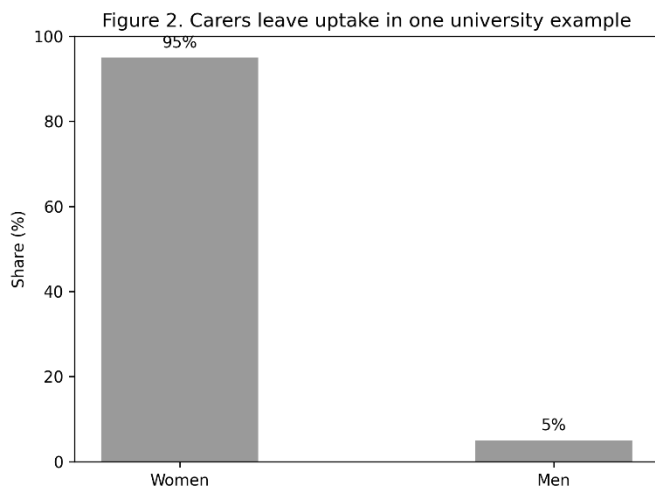
对于博士生来说，这一点尤其具体。一个人是否继续走上学术道路，并不只取决于她是不是“做得出来”，还取决于她是否被持续地当作“值得继续投资的人”。博士训练因此不是一段单纯的技术积累期，而是一段职业预期被不断塑形的时期。

2.2 一种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

“适合做科研”表面上像是能力问题，实际上却经常混入许多与能力并不完全相关的期待。它可能包括表达方式是否符合某种强势风格，时间投入是否看起来足够无边界，是否愿意接受高度不稳定的职业路径，也包括未来是否会被家庭、照护或其他责任“分心”。

在这里，性别差异开始变得具体。许多制度默认的“理想科研工作者”，其实更接近一种没有家庭负担、能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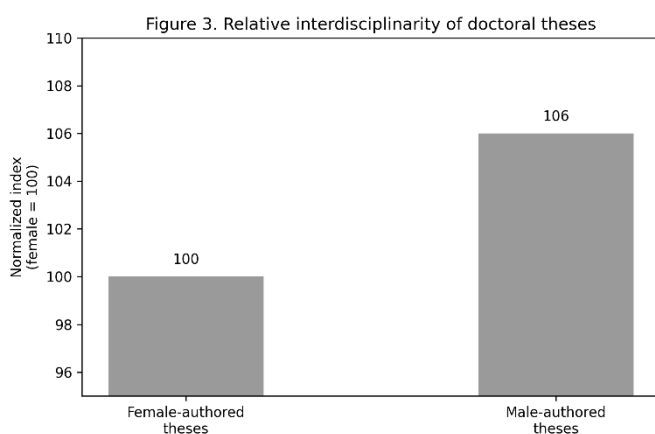
期持续加速、并且生活外围被别人托住的人。问题不在于女性天然不符合这种形象，而在于这种形象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性别化前提。对于某些大学研究人员使用育儿或看护假期的研究发现，相关假期的使用者约95%为女性，男性约5%。^[2]这并不能单独证明科研中的不平等，但它至少说明：照护责任在现实中仍然高度集中于女性，而科研职业路径并没有总是为此做出足够调整。



这份报告的意义不在于说明女性“更辛苦”，而在于提醒我们：当制度默认连续、高强度、不中断的职业投入时，照护责任就会很容易被转化为职业惩罚。于是，“适不适合读博”看起来像个人选择，实际上却常常已经包含了组织规范和社会分工的影响。

2.3 差异最终可能带来的后果

如果这些差异只停留在感受层面，它们还可以被轻易解释为误会、个别经历或过度敏感。但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轻描淡写的看法。一项基于美国 675,135 篇博士论文的数据研究发现，在 1950 至 2016 年的五个科学领域中，自 1990 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博士论文的主要趋势；然而在控制多种因素后，男性作者博士论文的跨学科程度仍显著高于女性作者，差异约相当于总体均值的 6%。^[3]



这类结果很重要，因为当前科研评价往往越来越看重跨学科、高风险或高可见度的研究。如果女性在训练阶段更少进入这些高价值路径，那么前面那些看似细小的互动差异，就会逐渐沉淀为更实际的成果差异、机会差异和职业差异。

3. 总结

讨论“女孩适合读博吗”时，问题不应停留在兴趣、天赋或意志力层面。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同样进入自然科学训练体系之后，女性是否被以同样的方式评价、培养和支持。自然科学当然讲求数据，但在很多真正形成数据之前的环节里，人们其实已经开始判断谁更像那个“适合继续做科研的人”。而性别不平等，往往正是在这些看似细小、却足以塑造路径的判断中发生。

4. 参考文献

[1] Nohelly Derosiers, Eline Bernaerts, Jessica L. Braun, *et. al.*, Young, female and scientist: exploring barrie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EBS Open Bio*, **2025**, *15*, 379-382.

[2] Holly Newson, Women in science are not a ‘problem to be fixed’, *Nature*, **2026**, doi: 10.1038/d41586-026-00546-4

[3] Meijun Liu, Sijie Yang, Yi Bu, Ning Zhang, Female early-career scientists have conducted les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past six decades: evidence from doctoral theses, *Humanit. Soc. Sci. Commun.*, **2023**, *10*, doi: 10.1057/s41599-023-02392-5

基金支持：本研究未获正式资助，部分被动支持来自因性别因素被刷掉的其他面试人。

利益冲突：实验室聚餐时情绪激动质问过好几次男性同门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特权。

数据公开：向身边任何一位女性求证。